

昆仑文学丛书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唐
栋

兵 车 行



唐 栋

兵 车 行

• 昆仑文学丛书 •

兵 车 行

唐 栋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8号）

北京丰华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6·插页3·字数108,000

1984年12月第1版·198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7,400

书号10137·115 定价0.65元



喀喇昆仑山洁净的冰雪和冷峻的峭岩结为一体，构成美与力的象征。

当我走进那纯白无声的世界时，听见一个士兵说：“做一片小小的雪花吧，融化时，你将成为滋润祖国大地的一滴水……”

我永远记住这句话。

唐栋

GD1169/10

作者小传

唐栋，原名唐世明，1951年生于陕西省岐山县渭河南岸一个农民家庭。1967年初中毕业后回乡劳动，曾任小学教师。1969年参军，在新疆某边防部队服役，当过战士、班长、文书。1975年开始发表小说，1976年调乌鲁木齐军区政治部话剧团任创作员，现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近年来共发表短篇小说三十余篇，其中《山民》获《新疆文学》优秀小说奖，《到后山去》获新疆优秀小说奖，《兵车行》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集《大漠草青青》；另有话剧《放心》、《前哨》、《塞外将风》和与李斌奎合作的《天山深处》（获全国优秀剧本奖）、《草原珍珠》（获新疆优秀剧本奖）等。

喀喇昆仑的神魄

——关于《兵车行》的通信（代序）

刘白羽

唐栋同志：

我到外地近两个月，最近才回到北京。

你的《兵车行》，我原已读过一遍，收到你的来信后，带上你的小说，在外地又仔细地读了一遍。每一次，我都是怀着激情读完的，我认为你写了一首动人心弦的诗。一个短篇小说，写得这样完美是十分不易的。

喀喇昆仑山哨卡，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骄傲。人们仰望着它，赞美着它，钦敬着它，爱慕着它。而你通过文学形象——精巧的构思，凝炼的语言，刻画出一个有着喀喇昆仑山积雪一样圣洁的感情，又有着喀喇昆仑山峻崖一样深沉气魄的社会主义新人的英雄形象。美的形象、美的抒情，创造出使人心灵震颤的艺术魅力。《兵车行》在军事题材文学创作中，不但从题材上开拓了视野，也带来了喀喇昆仑山的风情色彩。

从你的来信，我深知这一个短短的短篇，是你的生活

的深深的积累、深深的挖掘，而后经过喀喇昆仑山火的映照，才一触而发，创作出来的。你自己有过五年边防哨卡的战士生活，你去年到了世界上最高的军事哨卡神仙湾，正如你来信所说：“我们的战士，在那白色的‘生命禁区’里，创造了许多奇迹，我相信无论是谁（只要他稍微有一点革命同情心和职业责任感），都会把讴歌他们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任务。”

是的，这里提出一个美学的基本原则，理想、美、诗意，是从最富于时代特色的生活中获得的。

喀喇昆仑山是非常雄伟的，喀喇昆仑山前哨战士的精神是十分感人的，问题是在于作者通过怎样的艺术概括的力量来把这种精神表现出来。我认为要写好这样的战士，就要写出喀喇昆仑山的神魄。这种戍边的艰苦，守土的豪情，会给你很大的激情，你对它们有了深深的爱，它们才燃起你的创作的灵感。我觉得你有了这种爱，你是蘸着心血写的，你写出了喀喇昆仑山的神魄，这就是我用“诗”这一崇高的字眼来评价这篇小说的缘故。

你紧紧把握住写人，从人物的外形到内心这一个线索，使上官星的精神世界逐渐在读者面前展现开来，你用许多典型细节，塑造出喀喇昆仑山这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死人沟夜涉冰河一段，象黑夜中突然亮起的火炬，一下子，把边防战士不畏艰苦的英雄气质、忠诚忘我的崇高境界，突现出来了。这就构成了人物的美。上官星是“一个”，但这“一个”反映出千千万万战士的精神心

魄。因此，他是特殊的一个，又是典型的一个。你的小说有力地回答了要不要塑造典型环境、典型人物这个现实主义的根本问题。

如果是画家，你可以用线条与色彩画出喀喇昆仑山的雄姿；如果是音乐家，你可以用音符与旋律唱出喀喇昆仑山的深情。文学，要通过人，人的思想、感情，以及周围的气氛与色调，写出喀喇昆仑山之魂。

“那水势，在漆黑的夜晚，真真吓人！车灯一照，白花花、浪滔滔，碎玻璃似的冰块，哗地涌上浪尖，又轰地钻进漩涡，眨眼间冲出老远。”在这险恶情景面前，上官星开车冲渡，在河中心却灭了火。严峻的考验落在战士头上。这正是作者选择的典型环境，用以映现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上官星毅然脱光外衣下水救车。

你的作品的艺术力量，在于你的巧妙的艺术构思，通过一个女性的真挚的感情，使作品获得了意外的效果，就象给丛林罩上一脉清凉的月光，丛林便显得更美了。

她阻止他下水，她主张呆在冰河里等天亮让别的车来拖。这里，一小段话，突出地显出上官星性格之美。他说：“等天亮？病人等着你去救护，哨卡上等着用我车上的发电机，你看我们干的哪是能等的事？再说，在水里泡这么一夜，还不白白冻坏我的车？”

上官星下了冰河，这里有一处深刻入微、浸透人心的描写：“我只往水里瞟了一眼就不敢再看了。我仿佛觉得站在水中的不是他，而是我自己；那冰冷的水，似无数把

锥子，直往骨头缝里钻，钻得我心都要碎了……”

通过秦月内心感受，象折光镜一样，照射出（树立起）上官星这个人物形象。这是一种好的艺术手法，令人读来有切身之感。

你写上官星这个人物，是由远而近的，由外而内的。开始，这个突然闯入，“玩世不恭”的战士，在秦月心中引起一种反感，但是一个有独特性格的人物，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说开始上官星象一块粗犷的冰岩，但经过喀喇昆仑山前哨的几番经历（情节），这冰块，在秦月（同时也在读者）心中慢慢溶化，成为动人深情的暖流，从而，秦月（同时也是读者）爱起这个人物形象，——不是一般的爱，而是深深的爱……

喀喇昆仑山是雄伟的、壮观的。我曾两度飞临上空，我为这种美而叹绝。你没有专门描写景色，但往往轻俏几笔，便成鲜明印象。你知道：没有色彩，就没有艺术。你写秦月一路上的经历与回忆，处处都闪烁着喀喇昆仑山的色彩和气氛，令人感到那种酷寒，那种惊险。你写景抓住了一个重心：从人写景，这就情景交融，深入人心。秦月急着赶往哨卡，抢救上官星，谁知到了哨卡，才知道上官星已经献身了，而秦月乘的车上载着的正是他的遗体，这出奇制胜的一笔是动人的。

“他留下话，把他送回‘家’，埋在积雪的山岗，他离不开哨卡，离不开战友，他喜欢冰雪的洁净，他永远是喀喇昆仑山的兵！”

至此，你对于上官星雪一样圣洁的灵魂的塑造达到了高潮。

《兵车行》象一首哀歌，那样委婉动人。这里涉及到一个悲剧问题。我认为，我们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绝不排除悲剧艺术。我们在战争中有悲剧，在建设生活中何尝没有悲剧？问题在于你在作品中掌握住生活里最本质的积极主导方面，悲剧便不是消沉的悲哀，而是深沉的悲壮，它不是把人引向绝望的境地，而使人获得崇高的理想。上官星牺牲了，但边防战士巍如喀喇昆仑山的优美动人的形象、精神、情操，令人肃然起敬。星，在冰山上降落，而在人们心中升起了。悲剧，在此完成了特殊的艺术效果。

小说的结局，是你总的构思必然的结果，一个星星，一个月亮，也许有人认为这太人为、巧合了吧？对此，我提两点意见，供你参考：（一）只要作者从生活现实出发，从深化主题思想出发，艺术创造是允许幻想和想象的自由的。在广阔的创造领域中，是允许作者的想象力自由飞翔的。我前些时候，又读了一遍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儿》，为了反映普加乔夫农民起义的伟大现实，作品中整个人物的安排，情节的设置，是那样出人意外，动人心魄，但又是如此地令人信服，这正是现实主义的真实感人的艺术本领。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偶然性也是必然性。问题在于真实感人，使人相信生活应该如此、就是如此。就这一点来说，《兵车行》的精巧构思，使小说臻于完整富于魅力。（二）在创作中也不要过分地追求巧合，因为分

寸掌握不好，容易失去淳朴真实。我觉得问题是这种创新是否符合内容的需要。你来信，要我“择出所失”，我不认为这是“所失”，但真理超逾了一步就变成了谬误，这一经验还是值得记取的。《红楼梦》写了金和王（金玉良缘），那是曹雪芹的精心结构，使得寓意更深。后来许多小说、戏剧照搬这种外形，而没有《红楼梦》的神骨，就流于庸俗了。前面说到，这不是《兵车行》的“所失”，只是提醒今后注意而已。

你在来信中，不无感慨地谈到艺术形式和技巧问题。我们应该强调艺术性，因为没有感人的艺术力量，也就不能给人以深刻的思想力量，所谓：言而无文，其行不远。从这意义上来说，我们不排除新的表现手法，而且鼓励新的表现手法。但艺术绝不是故作玄虚，更不能生搬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学的所谓技巧，编造离奇的形式，令人莫测高深。这样做，不会突出，而是埋没了真实的内容，用你的话来说，就是“花里胡哨，吓唬人”。如若没有内含深刻的思想、感情、意境，作品就只能是一堆没有生命、没有灵魂的“艺术”的形骸。你认为：“这不是真正的技巧，恰恰是技巧贫乏的表现，势必影响最主要的东西。”从一定意义来说，是这样的。真正的艺术技巧，在于使读者没觉得你在使用技巧，如《红楼梦》写林黛玉初入贾府，只历历叙来，了了数语，一个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王熙凤就活脱脱出现了。艺术性是从丰富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一个作者从艺术修养的积累，从观察生活的积累，从

创作实践的积累中下大功夫，才能在写作时，挥洒自如，得心应手。我常常想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作家的欣赏水平的问题。我觉得一个人的欣赏水平有十分，在作品中能表达六、七分就不错了；相反，欣赏水平只有六、七分，却写出十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到意大利，而没有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罗马古建筑所迷醉，那就等于没有到意大利。我说这，是因为我常常觉得我们作家，不但要深入人生的世界，还需要深入艺术的世界。我希望你深入生活，用你火热的心胸拥抱喀喇昆仑山，我还希望你深入艺术世界，用你敏感的心灵吸取各种各样的艺术素质。当然，最主要的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深入地观察、分析生活，才能批判地接受文化遗产，才能走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创作这个词，就包含有创造的意思。没有想象也就没有创造，没有精心而又质朴的构思也不能有艺术概括。创造是艰难的，是要呕心沥血的。如果作者心灵中没有充溢着那样一种如火之爱，没有把这种爱——也就是作者把血与生命注入客观现实，你的艺术再现的现实，就不能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谈了以上一些问题之后，我以为评论《兵车行》根本问题是有没有把喀喇昆仑山前哨战士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深厚的感情与崇高品德（我们可以称之为“喀喇昆仑的精神”）表达出来。当人们知道上官星这样一个战士，他的内心曾经受过那样深的伤痛，历史的不幸，曾经让他在戈

壁滩上苦苦生活十四年，而后生活向他展开了“幸福”的大门，可是他毅然谢绝了那半袋子金钱，而觉得在大雪封山的哨卡上和战友传喝韭菜根汤，那才是真正人的感情——在这里，人们就寻找到了社会主义新人的道德的根源。因而，这篇作品，在净化青年人的心灵，充实青年人的信念方面，就起了一定的作用。

你在来信中说到：“应当提倡作者反映军队生活的各个角落，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提倡作者到艰苦的地方深入生活，那些地方往往是军队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末梢神经，而末梢神经同样能映衬出中枢神经，而且会更灵敏，更有特色。”我同意你的意见，部队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作者应从它浩瀚的大海中，撷取自己独特表现的瑰丽的浪花。

雄伟的喀喇昆仑山、天山，不仅用它们的乳汁浇灌了祖国新疆的沃野，同时，也培育出具有特色的人们，从而也就会诞生具有特色的艺术，熏陶出具有自己风格的作家。果戈理的乌克兰特色，屠格涅夫的俄罗斯特色，鲁迅的浙江特色，赵树理的山西特色，都成为作家的创作的独特风格的重要因素。我希望你长期地、全身心地深入新疆边防生活，写出一批、或一组象《兵车行》这样具有喀喇昆仑山的韵味与风貌的小说。果戈理是以八个短篇组成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屠格涅夫是以二十五个短篇组成的《猎人日记》登上文坛，为俄罗斯文学放射出奇光异彩的。要做到这一点，不但需要韧性，还需要奔驰的想象，不但需要精到，还需要魄力。沿着你的道路走下去吧！盼

你努力，祝你成功！

因为我在外地生了病，信是在外地写的，回到北京才抄出来。迟复之过，请你原谅。

敬礼！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二日

• 昆仑文学丛书 •

我们编辑出版这套《昆仑文学丛书》，愿她成为一个小小的窗口，使革命战争的血与火、真理与正义，以及献身军事战线的千万战士的音容笑貌与心灵世界，他们的爱或憎、辉煌的或平凡的生活、壮烈的或默默的牺牲，能够在这里多少有所展示；愿她成为一片小小的园林，使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嫩苗在这里成长，绿树在这里成荫。

这套文学丛书选辑的是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以及其它文学作品。作者是军内军外中青年作家。从八三年开始，计划每年出一套，每套约十二本，每本十万字左右。每套书的最后一本是军事文学创作论集，其它都是作家的个人作品专集。以有限的规模而获得众多读者的喜爱，是我们的向往。为了实现这个奢望，我们当力求做到编选谨严，出版及时，印制精良。

谨以此献给战斗在喀喇昆仑山的战友
们！

——作 者

目 次

喀喇昆仑的神魄（代序）	刘白羽（ 1 ）
兵车行	（ 3 ）
到后山去	（ 31 ）
归	（ 42 ）
冰山下的驼铃	（ 62 ）
亮点	（ 72 ）
雪线	（ 80 ）